



## 金钟先生序 中国右派的光荣牺牲

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推行的“反右派运动”，以“阴谋”闻名于世。是一场赤裸裸的以欺骗陷害为手段的整肃运动。是毛泽东独断乾坤、毫无法律、道德可言的统治标本。在此之前有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都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被定义为“大规模暴风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范畴之中，一般人都相信，一个发展经济文化的新时代就要来临，因此，对“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毫无警觉——无数顺民，尤其是政治上比较单纯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便纷纷落入“引蛇入洞”的天罗地网而遭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专政劳改、被剥夺正当的公民权利，甚至家破人亡。被反右运动伤害者包括许多社会精英。

这场祸及数百万善良百姓也斫杀民族国脉甚烈的反右浩劫过去了六十年，不止一代人对此已经遗忘甚至没有概念，这是历史的不幸。最大的流毒，是对言论自由、独立思考的剿灭，接下来的大饥荒饿殍千里的惊天惨烈，就是其恶果之一，知情者敢怒不敢言。到了焚书坑儒的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十亿人任由一个独裁者疯狂肆虐，垂死挣扎，古今文明荡然砸毁而无余。反右运动，正是毛王朝一系列暴政的起点。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已有四十多年，反右运动的悲剧是否终结？回答是：没有。首先要归咎中共首领邓小平。出于官方统计的55万右派之说，即指被“摘帽改正”的右派人数为552,973名。而不予改正的右派，估计达数百名（中央级96人、四川21人、大连47人……）这套笼络决策正是当年反右的总指挥邓小平的圣旨：反右没有错，只是扩大化。即令仅有千分之一的右派没有划错，反右运动仍是不能“平反”，只能“改正”！邓要维护他的历史名声，竟无人敢于对此异议！而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共不愿意批毛反毛，对毛的问题“宜粗不宜细”，抽象批评“犯有错误”，避免具体清算。中共政治所以黑暗至今，倒退再倒退，可谓庇护反右祸首毛泽东而发其端。

在这样严厉的大环境之下，我们不能不对一些致力于挽救历史的智勇之士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包括反右运动受害的幸存者、见证者，也有不少当年右派的遗族后代与历史学家、文史工作者、作家、艺术家、教师、编辑、记者……他们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音像作品和研究成果及数字数据库。本书的编辑撰述者武宜三先生是我们在香港熟识的老朋友，他和五七学社岑超南等先生，多年为反右冤案寻找真相、寻求公道，在条件极为困难之下二十年如一日地任劳任怨，收集资料，研究问题，“不信青春换不回、不教青史竟成灰”。终于在反右运动 60 多年之际，收集了三万多名右派人士的个案，积累上千万字，计划做成电子版书籍。这类史料研究是当代史学界的上游专业之路，体现西方传统的人文关怀。

而极权主义价值观的最大恶迹之一，就是将千百万个人的命运在他们的争斗中只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数字，毛泽东“按比例杀人”，冤魂几千万、扬言死几亿人换来资本主义灭亡……就是显例。

最后，我也简单表述一下过去新闻工作中体验的、有关反右运动的三点看法。

之一、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他从青年时代到占山为王、打平天下，一直都迷信草莽流寇式的造反力量，而藐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主导作用。暴力必然崇尚破坏、离经叛道，打倒权威，何其痛快：与人斗其乐无穷。而知识就是力量，来源于理性传统不断完善的庞大体系与行为规范，忌讳肆意妄为。本质上和毛的“造反有理”相对立。毛捧鲁迅也不过是企图利用他的愤世嫉俗而已，毛在反右时说，鲁迅不闭嘴，就到牢房里去说——才是本相。

之二、是对“民主党派”的忌恨。毛早在延安就露过杀机，说革命成功后，对象就轮到资产阶级同路人。故反右正是铲除异己的良机。八个花瓶党几乎“一锅端”，划右派最多。其中很多成员不仅是国共战争幸免遇难、学有专长的“高知”，也是民国以来的民主派，有英美的宪政理论训练，有充裕的政治历练，能力远高于那班枪杆子出身的“高干”的一批治理现代化国家的人才。他们提出“政治设计院”、批评“党天下”，高屋建瓴，识见超凡，尽言责而无篡权之意。却遭到毛钦笔构陷，罗织莫须有的“章罗联盟”，一棒子打入地狱。文革中则连统战面纱也撕掉，民主人士全部扫进垃圾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也险遭不测。

之三，苏共 1956 年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掀起东欧自由化浪潮，是毛策动反右的重要国际背景。北京大学生受苏东影响最大，包括林昭、林希翎、谭天荣、张元勋、陈奉孝等，他们敏锐激进，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看破中共保守专制无异于“斯大林主义”再现，大鸣大放，挑战社会本质问题。成为反右“重灾区”，光是北京大学就打了 715 名右派分子和不戴帽右派 842 人，泛及北京全市划右派 7,787 人，仅中央各部送北大荒劳改的右派达 1,417 人。

因为当年中苏尚未翻脸分裂，故反右的“苏修”背景没有过多宣扬。但这一明显的事实，终于在两年后的庐山会议暴露出来，以致毛敢冒国际共运之大不韪，以“九评”挑战苏联的自由化演变，并进而不惜发动天怒人怨的文革。

我认为，1957年的这场反右大风暴，虽然中国的自由派遭到残酷的无妄之灾，但他们埋下的火种，预示毛泽东暴力路线必然失败。

(2019-3-13 紐約 本文數據採自本書)

〔金钟，湖南常德人。早年在北京、昆明做过水利水电设计院技术员、中学数学教师。1980年移居香港，先后任《七十年代》杂志编辑、《争鸣》月刊执行编辑，1987年《开放杂志》创刊，任总编辑，兼开放出版社总编辑、《开放网》主编。著作与主编有《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演变》、《红朝宰相》、《共产中国五十年》、《中英世纪之争》、《遇罗克》等。2006年获美国万人杰新闻文化奖，2016年移居美国。〕